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走出噩梦

—— 苏南特大抢劫
杀人系列案侦破纪实

张国擎 / 著

群众出版社

案 侦 破 纪 实 丛 书

148250

走出噩梦

—— 苏南特大抢劫
杀人系列案侦破纪实



北京联大 000612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噩梦: 苏南特大杀人抢劫系列案侦破纪实/张国擎
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1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ISBN 7-5014-1674-5

I. 走…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7690 号

走出噩梦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张国擎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 晓 章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Tel: (010)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巨山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330 千

插 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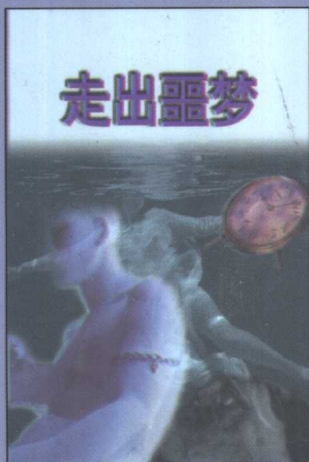
印 张 13.25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编 号 ISBN 7-5014-1674-5/I·660.

印 数 00001—30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责任编辑：张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晓章

九 十 年 代 大 案 要 案

侦 破 纪 实 丛 书

● 《犯罪升级》 胡平=著

● 《死罪难逃》 杨道金=著

● 《原 罪》 牛伯成=著

● 《走出噩梦》 张国擎=著

● 《天府之国魔与道》 张成功=著

● 《梦醒魂不归》 杨黎光 蔡志明=著

● 《迷失的魂灵》 刘益善=著

● 《冷 血》 高红十=著

索
书
登
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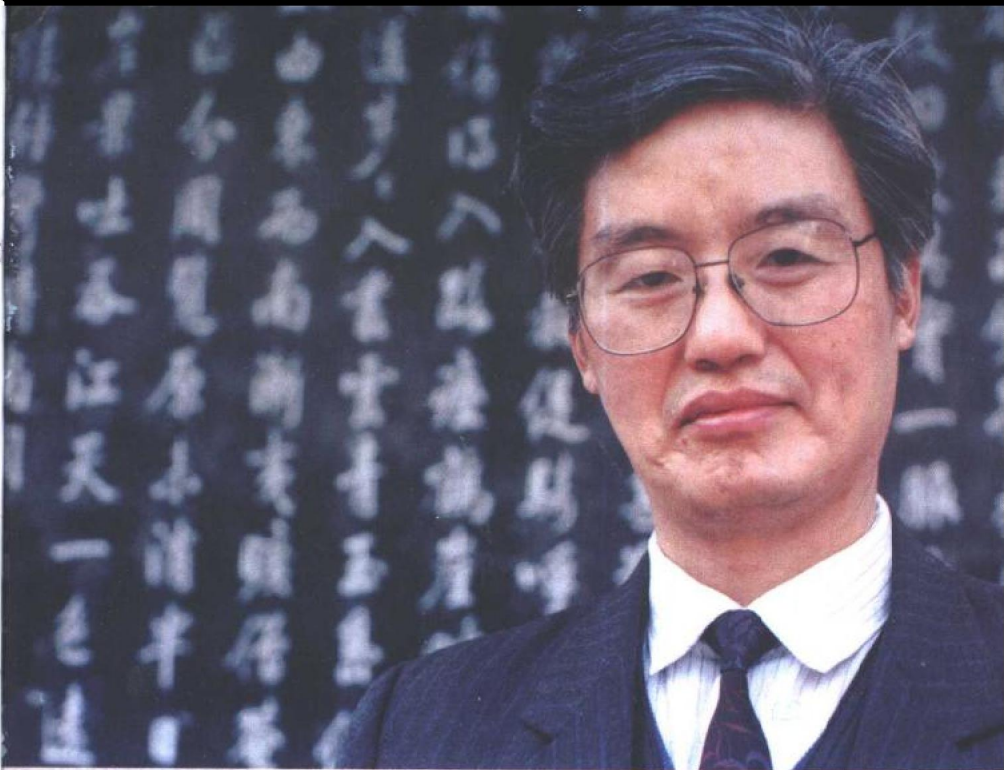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大案要

025

张国擎 / 著

群众出版社

BB1-53/05



张国擎，祖籍江苏省丹阳市，南京大学本科毕业。曾获马来西亚国《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其报告文学、散文、随笔亦在国内外颇有一定影响，并多次获各类奖。已发表作品逾600万字，成书16部。部分作品在国内外出版多种外文版。代表著作有：长篇小说《惊鸿照影》、《贱民的圣歌》、《摇摇摆摆的舞姿》等；中篇小说集《葱花》、《古镇逸事》、《煮火》（台北远流版）；英文版作品集《你不可改变我》。系有高级职称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5年10月27日,在无锡市渔庄饭店召开的苏南五市串并案侦查会议。
从左至右:省厅刑警总队政委吴大有,总队长周继业,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产和。



1995年11月,在宜兴市召开的特大系列杀人案件审理工作协调会。
从左至右:宜兴市委常委、省公安局长徐南江,省厅刑警总队政委吴大有,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产和。



公判大会





缴获的部分被劫赃款

目 录

第一章：阴影罩锡城	(1)
第二章：阴羨冤魂	(47)
第三章：扬州路 1 号	(110)
第四章：渔庄饭庄	(144)
第五章：镇魔之剑	(191)
第六章：赵家涵血案	(204)
第七章：特殊战役	(260)
第八章：告 捷	(348)
第九章：并没有平静下来的枪声	(400)
后记	(419)

351115

第一章：阴影罩锡城

1

照平时的习惯，无锡市公安局局长邵斌华每天不到6点醒来，然后起床，洗漱，跑步锻炼，吃早饭，上班。今天，他醒来后便对妻子说，他想睡个懒觉，说着翻了个身又真的睡了。

妻子听了他的那话，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他。

说句心里话，在她的体味里，世上大概最辛苦的工作就算是警察局长了，一年365天，没有个准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从来没有听到丈夫说哪一天可以休息，今天他说出了口，她想，今天大概真的能够让他好好睡个懒觉了。是的，今天是放假的日子，明天就是共和国的46岁生日。

这念头还没有能够想完整，床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邵斌华本能地拿起电话。

电话里传来的说话声，没有从话筒里夹杂着传来的警笛声大。

邵斌华明白这是出了大事，此时此刻他只是问：“你们在哪里？”

“我是陆如祥。我现在正在向黄巷去的途中，据‘110’报告，黄巷发生特大杀人案……”

“我马上到。”说着，邵斌华翻身下床，妻子已经给他拿过衣裳，他一边穿，一边拨电话，向距他最近的一个派出所打电话：

“请把你们的车开过来给我用一下，我要到现场去。”

2

传真电报。

保密级数：机密。

时间：1995年9月30日5点11分。

内容：

“江苏省刑警总队：我无锡市郊区黄巷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三死一伤。‘110’接报时间是1995年9月30日清晨5点09分。我支队已组织力量赶赴现场。情况待报……”

“嘀铃铃……”

“是我。吴大有。”

“我是值班员，刚才接到无锡刑警支队传真……”

“我马上到。”江苏省刑警总队的政委吴大有从床头柜上拿起表，看了看，是5点14分。5分钟后，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职业的习惯告诉他，这起案件非同小可。几乎是在阅着最后一段文字的同时，他的手拿起了电话。

无锡市刑警支队支队长陆如祥在奔赴现场的路上用手机与吴大有进一步通报了他们所掌握的情况：

“请总队派技术力量。”陆如祥说。

“可以，我马上安排。”吴大有说完，即问目前情况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对方说，已经从在医院抢救的人那儿得知一些情况。可能是因财他杀，但具体情况尚待证实……

吴大有接过话头说：

“老陆啊！目前发生的许多凶杀案，因财而杀的不少。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啊！”

“……这3个死者中间，有一个人是搞承包的。而且刚刚是昨天下午取了一笔奖金回家……”

不等他再说下去，吴大有便说：“好吧！我们准备人员，马上就go。”

随即，吴大有把电话拨到了与无锡相反的方向。江苏北边的邳州。

几乎是同一时刻，江苏省刑警总队队长周继业坐在江苏省公安厅主管刑事侦查的副厅长高向耘身边。

高厅长正在对这里发生的一起特大凶杀案件的侦破工作作重要指示。

周继业的手机响了，他走出了会场。一直走到屋外，他才正式打开通话键。

说实话，周继业还没有能够从前几天的寒流而今天突然走暖的气候变化中缓过来，一双失眠过多的眼睛带着黑黑的圈印把他这几天的疲劳状态一览无遗地展现给人们。

屋外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屋里的人在干什么，更没有人知道这屋里的人进进出出，是多少个不眠之夜了。只知道这屋里的人在开会，会开得很累，大家都靠烟提神，屋里弄得烟雾腾腾的。这些，对于周继业来说，都已习以为常。当他从手机里听到好搭档吴大有的声音时，好似电流一击，这才缓过神。从口袋里黄雀叼牌般地叼出一支烟，放在嘴唇上，动了动身子，这才想起了昨天自己穿着厚厚的夹克衫，而今天竟连穿衬衫也显得热。

他动了一下身子，那种感觉没有了，抬头看着原野上绿色的植被，拧亮打火机点烟。

突然，那火苗被手机里的声音挪偏了方位：

“什么？案件发生在无锡？几死几伤？你再说一遍！”

手机里重复前边的话。

“嗯！我马上告诉高厅长，他正在讲话，你稍等两分钟。”

周继业从西伯利亚寒流的掠经中“清醒过来”了，大步流星奔回屋里。

成年累月跑基层抓大案的高向耘对这一案件表现出的情绪，一如他过去听案情汇报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职业警察的敏锐警觉。

高向耘在电话里告诉吴大有：

“我已经向李常委作了汇报，他指示我们要从速从快破案，使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你马上派人去无锡。要组成一个班子的人员去。侦查、痕迹、法医。你就不要去了，让罗文进同志去。”

“我是痕迹方面的技术人员，我也应该去。”吴大有说。

“你2号要去新加坡考察。一出现场，你能保证2号前走得走了？”

“我可以不去新加坡。”

“为什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你不想实地看看人家那儿的社会治安？不想从人家那儿学到点什么？好了，就这样吧！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疲劳，身体还是革命的本钱呀。让罗文进同志去，他是侦查员出身！出现场，一个搞侦查的，一个搞痕迹的都是重要的，现在你留下负责周围市县的布控工作。”

江苏省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罗文进成年累月在全省的大案要案恶性案件上下功夫，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日，正想好好睡个懒觉，然后和爱人一起上街买点菜。他今天要亲自动手做几道好菜，慰劳慰劳一年忙到头的妻子。

妻子昨晚听到他那么美妙的安排，扑哧一笑：“就怕是，身不由己。”

罗文进肯定地说：“没问题。吴政委值班，有他在，我可以好好歇两天。”

妻子说：“两天？我可没那么多的侈想。你能把明天上午给我就好了。”

“那是一定没问题的。”

罗文进正沉在清晨梦乡里的时候，身边的妻子已经醒来，她早已习惯每天这个时候起床。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全省刑事警察总队副总队长的妻子，要忙的家务事和其他事，应该说比一般的家庭主妇要多得多的。在家里，她早早起床忙着给上4年级的女儿准备早餐。忙完了女儿，忙着给丈夫做早餐，准备他随时都可能出差的“行当”……

当她拧开灯起床时，悄悄看了看梦里发出笑靥的他，想给他一个吻，又怕惊醒他，只好一声轻叹。看着他那比实际的年龄苍老得多的脸容，心里很不是滋味：结婚这么多年，她几乎记不得有几个早晨是这么地宁静，紫金山峰巅抹上第一缕晨曦时，它给了偌大南京城成千上万家庭清晨的温馨，而独独没有给他们。罗文进不是匆匆地奔赴现场，就是急乎乎地处理着各种案子，而她只有默默地看着他忙，却无法帮上他的忙。孩子出生后，几乎也都是她在每个早晨忙碌着送女儿上幼儿园，上学校。忙得女儿长大了，又得忙她的早餐，忙着给她复习功课。有的时候她确实感到委屈，真想对他发火，可是，看到他一挨枕就发出呼噜的样子，再大的火也没有了。谁叫自己摊上一个当刑警的丈夫呢。说来，她有时也真觉得好笑，同事们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刑警，只知道是警察。她笑笑。同样是警察，刑警却是警察中最苦最累，也是最具有危险性的职业……这一点，别人不知道，她可是整整知道了十几年，体验了十几年，而且还要体验下去，一辈子地体验下去。不过，她有时又想，下辈子是不是还和他在一起？大概会的。她自己曾经对自己说。是爱么？是顺从么？是崇敬这个职业么？她

说不上，她只知道，如果上帝那么安排，她是没有怨言的，如果让自己选择，她也这么选择，因为……因为，她太熟悉他了。突然，一种感觉使她不安，她觉得周围太宁静了。这种宁静几乎与她的“生活”极不相近。她也无法知道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可能是身边的这位郎君的影响吧。她轻轻地叹道。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突然响了。

她长吁一声，眼光落在电子钟上，“5点31分。一定又有事……”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

然而，就在电话铃响第一声时，沉睡中的罗文进已经跃起，一手抓住话筒：

“是我。唔，好的。我马上到。”

说着，罗文进放下电话。

他这时看到已经起床坐在那儿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妻子，脸上露出一个歉意的笑。那就是语言，告诉妻子：一切都是这样地身不由己。

妻子回报他一个苦涩的无法一下子品出细味的笑。

宁静对于他来说，永远是那么地短暂。

罗文进麻利地穿衣，一边穿，一边不停地拨电话，通知技术、法医、侦查等各有关人员，把他们从甜梦里拽出来。

妻子帮他扯袖子，又忙着给他准备东西。

他的电话打完了，衣裳也穿好了，一杯热牛奶已经放在他的身边。

罗文进是5点52分踏上刑警总队二楼楼梯的。刚上了两节，驾驶班司机邵金顺从驾驶班里走出来，问：“罗总，马上出发？”

他点点头，脚下没有停。

5点53分，罗文进走进了吴大有办公室。

罗文进一进门就问：“政委，无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

吴大有：“现场情况比较特殊。陆支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和邵